

文學研究法

一



諸子文粹

內容特色

李經
彝先
生著

全書二十冊
中國毛邊紙
精印大字本

定價
二元

特色一

諸子浩如烟海。遍讀爲難。先生刪繁錄要。擷其精華。積二十年之功。始克告成。

特色二

子部選刻。向少善本。刪改移易。變亂原書。是編有刪無改。有節無移。

特色三

諸子用事。數書迭見。是編審其文義優者錄之。絕不重載。

特色四

子書刻本。謬誤頗多。是編取宋治平監本及各家各省刻本。悉心核對。擇善而從。與坊本有天淵之別。

特色五

子書文辭古奧。字句間有異同。是編詳分句讀。極便讀者。

◎商務印書館出版

文學研究法總目

- 起原第一 根本第二 範圍第三 綱領第四 門類第五 功效
第六 運會第七 派別第八 著述第九 告語第十 記載第十
一 詩歌第十二 性情第十三 狀態第十四 神理第十五 氣
味第十六 格律第十七 聲色第十八 剛柔第十九 奇正第二
十 雅俗第二十一 繁簡第二十二 疵瑕第二十三 工夫第二
十四 結論第二十五

右文學研究法二十五篇。桐城姚仲實先生撰。先生論文大旨。本之
薑塢惜抱兩先哲。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論。莫不考其全而擷
其精。故雖謹守家法。而無門戶之見存。往歲主講國立法政學校。著
有國文學四卷。翔瞻而簡易。典顯而精鑿。學者便之。瑋適以是時亦

濫竽講席。獲讀其書。亟率諸弟執贄往受學焉。今年先生復應文科大學之聘。編訂講義。較國文學尤詳。每成一篇。輒爲瑋等誦說。危坐移時。神采奕奕。恆至日昃忘餐。僕御皆環聽戶外。若有會心者。不數月全書成。顏曰文學研究法。其發凡起例。仿之文心雕龍。自古有書契以來。論文要旨。略備於是。後有作者。蔑以尙之矣。今或謂西文藝學可質言之。無取於文。一切品藻義法之談。有相與厭棄而不屑道者。吾不知其於西文果有心得否耶。言之無文。行之不遠。一日欲發攄其胸中之所得。而或不能達。將必復有取乎此。庶有以知瑋言之非阿好也。門人固始張瑋謹識。共和三年五月一日。

文學研究法卷一

桐城姚永樸仲實

起原

昔尙書帝典云。詩言志。歌永言。聲依永。律和聲。詩關雖序云。詩者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。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。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。故永歌之。永歌之不足。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。聲成文。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。其政和。亂世之音怨以怒。其政乖。亡國之音哀以思。其民困。故正得失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莫近於詩。朱子纂詩集傳序云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。則不能無思。既有思矣。則不能無言。既有言矣。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。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。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

爲作也。然則文字之原。其基於言語乎。言語其發於聲音乎。聲音其根於知覺乎。大凡盈天地間者。皆物也。物之號有萬。其由氣而凝爲質者。爲礦物。有生意者爲植物。有知覺者爲動物。動物之中。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氣而最靈。故鳥獸雖有知覺。而狹而不廣。偏而不全。人則既廣且全。廣故大。全故周。自墮地以來。卽呱呱而泣。蓋已有所欲矣。繼而解笑。又繼而解言。至能言而思無不達。求無不遂矣。故不惟一己之欲。可以表示。且人與人之欲。亦可以相爲感通。然而能宣之於覲面者。究不能推之於萬里。是行於近而隔於遠也。能著之於一旦者。究不能求之於百年。是通於暫而滯於久也。使終古如斯。將思之達者。仍有所不達。求之遂者。仍有所不遂。有聰明睿智。者出焉。於是作書契以易結繩之治。百官以理。萬民以察。蓋至是而人類之作用。乃益宏。文字之功效。乃不

可勝數矣。昔揚子雲雄法言問神篇云。言心聲也。書心畫也。徐偉長幹

中論貴驗篇引子思云。事自名也。聲自呼也。孔冲遠達尚書序疏云。言

者意之聲。書者言之記。韓退之愈送孟東野郊序云。人聲之精者爲言。

文辭之於言。又其精也。程子頤語錄云。凡物之名字。自與音義氣理相

通。天未名時。本亦無名。只是蒼蒼然也。何以便有此名。蓋出自然之理。

聲音發於其氣。遂有此名此字。然則天地之元音。發於人聲。人聲之象

形。寄於點畫。點畫之聯屬而字成。字之聯屬而句成。句之聯屬而篇成。

文學起原。其在斯乎。其在斯乎。粵稽庖犧氏之王天下也。仰觀象於

天。俯觀法於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於是始作

八卦。易說傳又因而重之。繫辭傳爲六十四卦。蓋天地萬物之情狀。已隱然

括於其中矣。及黃帝時。史臣倉頡。見鳥獸蹏迹之跡。知分理之可相別

異。乃造書契。其初但依類象形。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而謂之字。著於竹帛。則謂之書。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有六書。所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。許叔重慎說文解字序云。指事者視而可識。察而見意。二一是也。上二下二即象形者畫成其物。隨體詰詘。日月是也。形聲者以事爲名。取譬相成。江河是也。會意者比類合誼。以見指撝。或信是也。轉注者建類一首。同意相受。考老是也。假借者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。令長是也。漢書藝文志又云。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。造字之本也。大抵文字之義。總歸六書。故同爲造字之本。然序不可紊。其最先者爲指事象形。有指事象形而後有形聲會意。有四者爲體。而後有轉注假借爲用。故漢志於四者皆曰象。而二者綴於後。與許君小異而大同。但世運變遷。而文字隨之。據說文解字序云。周宣王太史籀著大

篆十五篇。已與古文或異。七國時以天下分裂。字尤異形。秦始皇時李斯乃奏同之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倉頡篇。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。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。皆取大篆。或頗省改。所謂小篆者也。時大發吏卒興戍役。官獄職務繁。初有隸書。以趣約易。古文由此絕。自爾秦書有八體。曰大篆。曰小篆。曰刻符。曰蟲書。曰摹印。曰署書。曰殳書。曰隸書。漢興有艸書。孝平皇帝時。徵沛人爰禮等百餘人。令說文字。未央廷中。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。及新莽居攝。復改定古文。時凡六體。所謂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鳥蟲者也。隋書經籍志亦云。自倉頡訖於漢初。書經五變。一曰古文。倉頡所作。二曰大篆。史籀所作。三曰小篆。李斯所作。四曰隸書。程邈所作。五曰草書。漢初作。秦廢古文。用八體。漢用六體。并摹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。因事生變也。魏

世復有八分書。然自晉以後。楷書獨盛行。其後遂爲世所循用。此字數
逐代增加。古少而今多。與其體變易。古繁而今省之大略也。自古書契。
多編以竹簡。其用縑帛者。謂之紙。縑貴而簡重。並不便於人。東漢元興
中。和帝號宦者蔡倫乃造意。用樹膚麻頭。及敝布魚網。以爲紙。和帝善其
能。自是莫不從用焉。謂之蔡侯紙。後漢書宦者列傳及唐末益州有墨版。蜀相
毋昭裔請用以刻九經。宋景德中。真宗號又及於諸史。詳見魚乘由是印刷
之業興。而版本出。明中葉復有活字版。此文籍流布。其術古拙而今巧
之大略也。若是則今日宜文學發達。遠邁古初矣。而考其實。乃有大
謬不然者。何哉。間嘗推尋其故。然後知今之字數孳乳而寢多。其體又
視古日歧。迨至楷書通行而去之也益遠。凡古之渾渾灑灑。醜醜之文。
在當日不難家喻戶曉者。今則雖老師宿儒。欲求其融治貫通。非竭畢

生之力。不能得其涯涘。故古者以同而易。今以歧而難。此其一也。今之繕寫印刷。視古爲便。凡古人之著於竹帛者。類皆衆所宗仰之書。匪是則殺青無日。職是之故。雖漢之賈鼂董劉。其所纂述多者百餘篇。少乃五六十篇。或十數篇。或數篇。今則村塾學究。坊市賈客。亦皆著書鏤版。自命通才。雖搏撻餽飮。率爾成章。然以當於庸俗之心。遂致不脛而走。汗牛充棟。涉覽殊艱。故古者以少而專。今以多而紛。又其一也。然則如之何而可。曰欲由今溯古。以通其訓詁。必自識字始。夫古者大篆且羣以爲異於古文。今雖小篆尙覺近古。故說文一書。自當與爾雅同資研究。庶幾可知古人造字根原。若者爲本義。若者爲引申義。若者爲假借義。而經典之奇字奧句。可以漸通矣。試觀古今文家。如李斯有倉頡七章。司馬長卿如相有凡將篇。楊子雲有訓纂篇。八十九章。班孟堅固復續

十三章。而段氏玉裁說文注。引其中所載孔子以下數十家之說。皆深於文事者。唐韓退之尤兢兢於此。故其言曰。凡爲文辭。宜略識字。綱後

記又曰。文從字順。各識職。樊紹述近世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論文。亦以訓

詁精確爲貴。記可見欲文章之工。未有不用力於小學者。曩時巴縣

潘季約。清陳爲永樸述南皮張文襄公。洞之督學四川日。每諄諄以此訓後

進。以爲小學乃經史詞章之本。及任滿旋京。成都門人武抑齋孝廉。謙

問治說文如何致力。公告以入門之法曰。試取許君五百四十字部首。

記其形體。審其音讀。究其訓解。殫數十日之力。往復熟習。必期一覩其

字。卽能讀爲何音。辨爲何義。並閉卷而能默寫其字體。一一無譌。再與

言第二事。其論至爲切實。可備學者之取資。若夫欲從數百千萬卷中。

撮其英華。去其糠粃。非知所決擇不可。欲知所決擇。非有真識不可。欲

有真識。非有師承不可。蓋有師承而後有家法。有家法而後不致如游騎之無歸。昔吾家惜抱先生鼎嘗謂己才弱。而上劉海峯先生大書。則

言所賴者。在於聞見親切。師法差真。意正如此。夫古今集部。浩如煙海。

究之足以名世者。每朝不過數人。六經周秦諸子。楚辭文選。姑勿論。近

世古文選本。莫善於姚氏古文詞類纂。曾氏經史百家雜鈔。二書自六

朝以前人外。其以爲圭臬者。惟唐荆川順茅鹿門坤所定唐宋八大家。

姚氏益以元次山結李習之翺張橫渠載龜元咎補歸震川有方望溪

苞劉海峯數人。曾氏益以元次山陸敬輿李習之范希文淹仲司馬君

實光周頤敦程張朱四子范茂名浚馬貴與臨端歸震川姚惜抱十餘人。駢

體文選本。莫善於李申耆洛兆駢體文鈔。其所錄者自秦以迄於隋而已。

古今體詩選本。莫善於王阮亭正士古詩選。唐人萬首絕句選。姚氏五七

言今體詩鈔。曾氏十八家詩鈔。王姚所列入者較多。曾氏所謂十八家。

曰曹子建。植曰阮嗣宗。籍曰陶淵明。潛曰謝康樂。靈曰鮑明遠。照曰謝

元暉。眺曰王右丞。維官終尚曰孟襄陽。陽浩然曰李太白。白曰杜工部。

甫晚依嚴武於蜀曰韓昌黎。愈南陽人先儒謂在脩武然文曰白香山。

居易香山自稱香山里構石曰李義山。商曰杜牧之。牧曰蘇東坡。軾在黃

東坡居士稱曰黃山谷。庭堅嘗游瀾晚自山谷寺石牛洞樂曰陸放翁。游

參議官於蜀以蜀帥范成大文字交曰元遺山。好蓋鑑別皆極精審吾

人從事茲學。自當先取派正而詞雅者師之。餘則歸諸涉獵之中。又其

次者。雖不觀可也。果如是。必不致損日力而墮入歧途矣。或曰文章

特一藝耳。沾沾自喜何爲。曰否不然。凡以文學爲一藝者。不過本孔子

文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。論語與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

而學諸語耳。然孔子之意。蓋以行爲文之本。非謂有行即可無文也。使其

如此。何爲四教以文爲首。而述而畏於匡。且曰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等子

昔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云。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。夫所謂一藝者。

乃時世所好之文。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。其能到古人者。則仁義之

辭也。惡得以一藝名之哉。斯言可謂諦當。然則北齊顏黃門推謂自古

文人多陷輕薄。訓顏氏章家宋陳忠肅公推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者。皆所

謂時世所好之文耳。夫豈可漫無區別。而舉古人所藉以繼往聖開來

學者。一概輕視之耶。或又曰。當今時事孔亟。所應討論者至多。奚暇及

此。曰否不然。子獨不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之說乎。夫國之所藉以立。

豈有過於文學者。匪惟吾國。凡在五大洲諸國。誰弗然。蓋文字之於國。

上可以溯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來。中可以合大羣而激發其愛國之

念。下可以貽萬世。而宣其德化。政治於無窮。關繫之重如此。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國語言文字之力。能及全球。時以自詡。吾國人反舉國文蔑視之。殊不可解。夫武衛者保國之形式也。文教者保國之精神也。故不知方者不可與言有勇。且語言發於天籟。文字根於語言。則亦天籟也。既爲中國人。舉凡各種科學。非得有中國文字闡明之。烏能遍行於十二行省。是故欲教育普及。必以文學爲先。欲教育之有精神。尤必以文學爲要。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。如曰精深高古之文。勢不能盡人皆知之。皆爲之。此則別有辦法。蓋分爲普通學專門學是也。何謂普通學。但求其明白曉暢。足以作書疏應社會之用可矣。何謂專門學。則韓退之答李翊書所謂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是也。大抵中小學校。與夫習他種專科。能有普通文學。已爲至善。若以中國文學爲專科。豈可自畫。

昔王介甫石安答孫長倩書云。古之道廢踣久矣。大賢間起廢踣之中。率

常位卑澤狹。萬不救一二。天下日更薄惡。宦學者不謀道主利祿而已。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。自言少時迷。喜學古文。後乃大寤。棄不學。學治今時文章。夫古文何傷。直與世少合耳。尚不肯學。而謂學者迷。若行古之道於今世。則往往困矣。其又肯行耶。惜抱先生復魯絜非書亦謂古今才士。苟有爲古文者必傑士。今當斯文絕續之交。諸君負笈而來。有志茲學。是不以爲迷也。使猶不以傑士相期。則吾豈敢。

根本

左傳云。言以足志。文以足言。不言誰知其志。言之無文。行而不遠。襄二十五年

年此孔子尙文之說也。然論語又云。質勝文則野。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。然後君子。也雍夫質者文之本也。禮記云。無本不立。無文不行。禮器是文